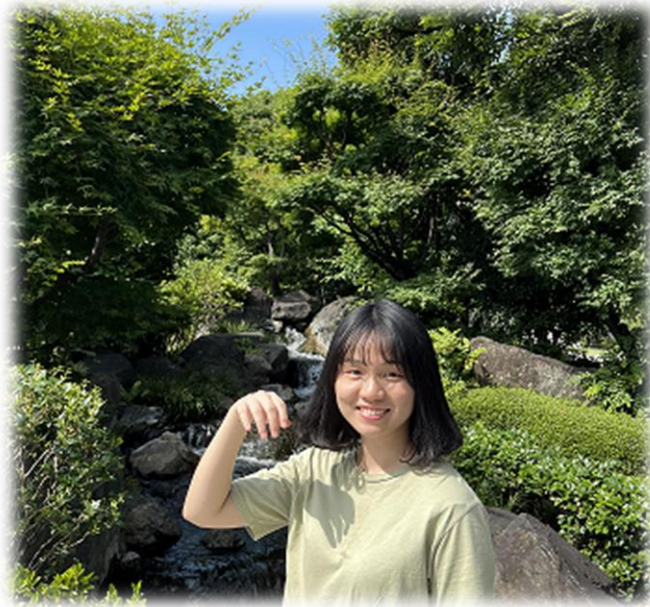


小說組
第2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7屆(113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謝雨蓁

就讀系別：健管所碩一

得獎作品：Sumbisori

得獎感言：

非常開心又榮幸自己的作品能獲得評審的肯定！從今之後也會把健管所帶給我的思考化作養分，繼續努力創作更多好的作品！

Sumbisori

健管所碩一 謝雨蓁

十二月的海水在餘暉之潤了橘，卻又曖昧的透明著。在朔風的攪擾下，向著玄晦島破碎的海岸線直行。汰洗數萬年如如的灰黑礫灘。但真正隨波擾動的，只有何慧嬌清瘦的踝足。

何慧嬌的上半身是不動的，任憑浪的鞭笞和海風的狂拂，她依舊佝僂著身姿，靜靜地坐在一塊石礫上，目光也是望向無邊際的遠方。身上那件標準黑的潛水服讓她的瘦骨嶙峋得以被清楚的勾勒，從一片暮色中凸顯出來。橡膠材質的潛水衣本身並沒有極佳的保暖功能，但儘管迎受著料峭的海風強烈吹拂，何慧嬌卻半個哆嗦都沒打。她的身影右邊是一個巨大的麻布袋，上頭寫著「三十公斤優選白米」幾個大字，開口端則用粗麻繩捆得紮實，繩子的另一頭則被何慧嬌揣在手心。她的左側放著一只淺綠色的塑膠籃，以不知幾尺長的線繩和潛水衣的腰部相纏。裡面兩隻芥黃蛙鞋和一個附有頭燈的黃銅框單眼蛙鏡。不過這些也都是些用了數十年的舊東西了，能撐到現在也算很了不起吧。

年過半百的她，兜帽嚴實的覆蓋下，斑白的碎髮還是洩漏了出來，紛亂於微凸的顴

骨兩側。眉上的皺紋被黑壓壓的水波反射出來，出奇的清晰而深刻的可悲。曾經一雙清明的大杏眼，被塌垂上眼皮給壞了形狀，又添了點眼角細紋和欲浮出的眼袋；過去澎潤的雙頰如今消了下去，點綴上不少的不規則黑斑。遙想仍是少女的當年，娃娃般的精緻小臉和穠纖合度的體態，讓她成為海島少年們口中的「出水芙蓉」。

「這群臭男生，又來偷看阿嬌！」陳曉鈴用宏亮的嗓門一吼，把石縫間的好幾雙瞳孔震了一震。何慧嬌把兜帽拿了下來，髮圈一拔，一頭烏髮瞬間一洩而下。

「誰偷看了！」李武毅立刻站起來吼回去，逕直奔向何慧嬌。

「我就是特別來幫她的，這麼重一個女孩子怎麼拿得動！」李武毅嘴上十分堅定，但眼神一對上何慧嬌的眼眸不到一秒鐘時間，就把視線轉向何慧嬌手裡沉甸甸的一整網海膽，並把何慧嬌的手，連同海膽拉向自己。

「我順便送你回家。」李武毅即使低著頭，藏不住臉上浮出的大大的微笑和淺淺的酒窩。

層層波痕像是時光的皺褶，把記憶夾在其中，任由它們七上八下、來回摩娑，卻始終停在原處載浮載沉。

何慧嬌把手伸向了蛙鏡和蛙鞋，緩慢的把一件件穿戴好。她用力把塑膠盆往海面一丟，讓它獨漂於水面。隨後用盡全身發力，把大麻布袋推滾入海，然後深吸一大口氣，感受肺部被極大的擴展，直至胸腔兩側感到微微發麻，再悉心屏住，一躍而下，撲通一聲便消失於海平面。

多年前，她人生中的歡喜與悸動，在下沉的瞬間湧了上來。

那時她十八歲，她端坐在海邊，望向眼前的一片美好蔚藍，靜靜的等待。時不時偷偷從座位上站起，仰著頭，引著頸子，只想讓視野能多延伸那麼一點點，好早一些些看見武毅哥的船影。輕輕掩上的丹色頭紗藏不住那滿臉的期待，與故作矜持的、矛盾卻喜悅的表情。直到一個鮮豔的光點，打破一片平靜可陳的深藍，何慧嬌才終於嘴角失守，水嫩的紅唇微啟，面頰上的羞紅也漸漸暈開了來。原來是一艘大船慢慢靠岸駛來——整個白色船身貼滿喜洋洋的塑膠大紅花，掛滿朱底金字的禮帶，滿是誠摯的熱情，是如此的切中新娘的心意。武毅哥穿了合身的白襯衫，把袖口翻了兩折，更顯精神清爽。梳了個狼奔，把濃黑的眉與深邃的眸全面的彰顯出來。他一如既往大大的笑著。淺淺的酒

窩，令人深陷。他遠遠的和岸上的親友揮手示意，當目光觸及何慧嬌時，不到幾秒隨即又靦腆的別過頭去，把視線停在蔚藍的海面上。

「三、二、一。」兩個人一同小聲倒數。

「我們會幸福的！」何慧嬌和李武毅一同高呼。

何慧嬌把麻布袋的束口繩重新抓牢，把布袋緊緊擁在胸前，雙腳飛快地拍打，一路下潛。

何慧嬌從七歲就開始練習潛水，從小也就嚮往成為像母親和村里其他伯母一樣的獨當一面的海女。大海仿佛敬畏著經驗老道的海女們，或是說堅強且溫柔的愛面前，出於不忍而退去了施加阻力的狠勁，讓她們在水裡比在陸地上還更加得心應手，利索到足以個體去對抗汪洋，卻能每每凱旋歸來，撐起一個又一個家。長輩們矯健的身姿、快狠準的手法，至今仍在何慧嬌的腦海中深深烙印。事實上，五分鐘的憋氣時間內，要潛到滿是貝類附著的海床，四處搜查，鏟開石縫，把隱居期間的海膽最大程度的捕撈，談何容易？假使太過逞強、貪心，或是犯了各式各樣的小失誤，都會丟了性命的。但海女們卻能始終安穩地來回潛個兩個小時，再帶著大自然的饋贈歸返，且一做就是到老。做為海上小島的女人家，要維持生計，如果不

有效率的捕捉這些海味以換取財富的話，會危及到整個家的經濟命脈的。

「男人啊是靠不住的！」村裡大長輩們總耳提面命，「所以我們不能不拚命，不能怕苦啊，阿嬌。」

所以再辛苦都得撐著，不是嗎？為了家的話。

原本結婚後她就不用下水了，至少武毅哥曾經這樣許諾她的。但情況早就不同了一——她得為了阿德。跟以前在家鄉時差不多，一天大概兩個半小時的工時，都得在呼吸與屏息間切換。最後上岸後，再駝著一整網滿滿當季海產，一路步行，經由一小時的路程，抵達市中心去兜售，再順便買點菜回家。一周三次，賺得倒也不多，但就養活自己跟孩子，也夠用了。則多一項任務——把手寫信投到鎮上的郵筒中，跟隔著七十海哩的家人聯絡。她不刻意談阿德，也不談武毅哥，也不想回家——她希望自己在家鄉裡永遠是出水芙蓉何慧嬌。她總告訴他們一切安好，用不著擔心，七、八十高齡的老人家才要注意健康。

不過，今天下水不是為了採蠔螺或寄貝，卻依然是為了阿德。

「真希望以後就不要跑船了，這樣都看不到孩子，以後他不認得我怎麼辦？」武毅哥用手指輕輕抵著男嬰的小小手掌，一邊笑吟吟地說道。

「不然我們像陳曉鈴跟她老公一樣，兩個人擺個什麼攤，兩個人一可以起打拼、一起過日子，多好啊！」

「不用啦，妳就在家帶我們寶貝孩子就好！我一個人在外打拚就行了！啊當丈夫的孩子都出生了當然先好好賺錢啊！妳不是一直想搬到大城裡邊嗎？我算了算，拚一點攢，六七年就可以在城裡買一間房了，離學校近一點以後也不用那麼辛苦。現在多賺錢總是好事，不然以後孩子吵著要學小提琴、學吉他怎麼辦？哈哈！」武毅哥笑著說。

「想太遠了吧老公！孩子平平安安、好好長大就好啦！還學什麼小提琴啦！」何慧嬌說道。

「哎呀！他長得跟我一樣帥欸！學個小提琴或什麼樂器，到時候一定變女孩子心中的王子！哈哈！」武毅哥說到，眼睛裡彷彿有光。

「阿德明明眼睛就像我！你少臭美喔！」何慧嬌開玩笑地回嘴，「孩子好好長大就好啦！」她又重複一次。

何慧嬌這三十八年來，很努力地、彷彿失去自己的努力地，照顧著阿德。也就只是希望能讓阿德能好好長大。但這就夠辛苦了。

「自閉症合併中度智障，起居上仍有很多需要照料的地方，要勞兩位費心了。萬幸的是兩位的兒子身上沒有其他特殊的生理缺

陷，平常多跟他互動，然後要帶他多走動，這樣才不會有肌肉無力的問題。至於說話，坦白說，離黃金治療期六歲已經有點太久了，你們就盡量照著上面的指示做，然後多跟他說話互動，平常多示範給他看這樣勦。」醫生拿出兩個小冊子，交到李武毅手上。

「謝謝您，謝謝。」他像壞掉的留聲機，失魂的重複著。

李武毅不等何慧嬌跟阿德，逕自從診間走出來，何慧嬌趕緊跟醫生點頭致謝，整整阿德在懷裡的位子，然後跟了出去。

武毅哥低著一個人走在前頭，何慧嬌就這樣保持著距離跟隨著，不敢吭聲。直到轉進鮮少人走的逃生梯樓梯口，才突然停下腳步，何慧嬌也隨即煞車。

「罪孽啊，真的是。唉！」他咒罵。把手冊摔在地上，接著把握拳的手緊緊抵著牆面，額頭也靠在牆上，反覆撞擊了幾次。他低聲咽鳴著，嘆息跟啜泣的聲音不斷從失落的背影傳出來。

何慧嬌呆站在走廊上，眼神低低的垂向在武毅哥皮鞋底下的自閉症孩童照護指南跟智障兒照護手冊，淚珠一顆顆落頰。「都是我的錯……是我沒有早點想到……我只是想說這孩子學得慢了點……我以為是我不會教……我……」何慧嬌看向懷裡的孩子。

阿德在她的懷裡，歪了個頭，癡癡的笑了出來。

從醫院回來的路上。李武毅皺著眉頭坐在駕駛座，一手肘抵著車窗，整個人失重般倚著車門靠坐，眼眶微微發紅，又帶點腫，手指頻頻按摩著緊促的眉頭，卻得不到舒展。何慧嬌坐在右邊，雙手越過懷裡坐著熟睡的阿德十指交叉，端坐著，目光停在車窗的倒影上。上頭反映出阿德傾倒的睡臉——那雙圓圓的眼睛不是跟她很像嗎？怎麼就變成這樣了？阿德沒合攏的嘴角掛著口水，蒸發後殘存乾粉狀痕跡向外延伸出兩道下垂的弧線。何慧嬌噙著淚，卻不敢吭個聲，唯嘴角忍不住下沉。一路上兩個人都沒有說話，車裡只有急速聲迴響著。

「罪孽啊。」

阿德是她的罪過。

武毅哥在阿德十二歲時的某次跑船後就再也沒回來了，走前他在客廳櫥櫃最底層的抽屜裡放了個暗黃牛皮紙袋，裏頭塞了滿滿的鈔票。那大概是武毅哥自從阿德那之後的時間裡，比往年還更勤勞的跑船，常常在家裡休息不到一個月就再度出海，牛皮紙袋正是這幾年來積攢的一大筆財富。他沒有留下任何消息，但她什麼都懂。

何慧嬌靜靜地坐在地上，伸手摸著放在紙袋旁的紅絲絨方盒，她的指尖輕輕掠過這溫柔的觸感，把盒子輕輕扳開，看著裡面黑

布內襯上的銀鐲子，上頭鑿刻的鳳凰于飛圖騰，在日光燈下再次刺眼起來，扎的她眼睛疼，疼得直淚流。

阿德更是哭了，但阿德的大哭不是知道自己闖了大禍，把何慧嬌親愛的丈夫逼走了，他只是哭著自己吃到了臭臭的手，自己那隻伸進去尿布裡亂抓沾滿穢物的手。何慧嬌對著武毅哥的錢袋、嫁妝鐲子、沾了糞便的地毯、哭號的阿德、空蕩蕩的房子，也終於失聲痛哭了起來。

她知道自己不能恨阿德，那是她自己懷胎十月生下的孩子，這都是她不好，都是她的罪過。

這回何慧嬌在水中憋氣不過才兩分鐘光景，整個人就快透支似的，然而這並不是因為她漸漸上了年紀，又長時間處於疲憊的狀態。只是瞬間太多湧上心頭的回憶，壓得她喘不過氣。離目標位置還有大概三分鐘的距離，她做得到的，太多事她都好好撐下去了。

武毅哥離開之後不久，她決定聽取醫生的建議，打算帶著阿德一起上離家不用五分鐘路程的菜市場買菜，畢竟阿德一個人在家，也不令人放心。這時阿德的已經長到超過他的腰了，又好不容易會走路了，醫生說要多帶孩子走走才不會肌肉萎縮，一定沒問題的。

「阿德，要乖乖哦，跟著媽媽餵。」她一手緊緊抓著阿德的手腕，另一手拖個大菜籃，小心翼翼地踏了出家門，阿德也搖頭晃腦的拖拉著步子跟著。不巧的是，兩人才一出家門就跟隔壁宋太太碰上了，對方主動打了招呼，寒暄了幾句。

「李太太啊！好久不見啊！怎麼沒跟李先生一起啊！」宋太太笑容可掬的說。

「真的是好久不見！」何慧嬌也應和回去。但兩人談話期間，她注意到宋太太眼神時不時會瞥向阿德那一側，這點讓她心跳飛快，覺得全身發熱，莫名不自在。正當她想趕快結束話題走人時，阿德突然沒來由地蹲了下來，連同把何慧嬌的身子拉的歪斜，差點跌跤。

「天啊！」宋太太見狀脫口而出，睜大眼睛倒退了一步，花了幾秒重新回復原本和藹可親的微笑。

「哎呀，辛苦了啊，李太太。」最後宋太太噙起小嘴說著。

「謝謝、謝謝。」何慧嬌重複回答。

等宋太太走向另一頭後，何慧嬌又緊抓著阿德的手腕，快步走回屋子裡。進屋時，她把門用力甩上，把牽著阿德的手鬆開，整個人靠在門上，雙腳一軟，身體直直下墜。她沒有哭，只是靜靜的流淚。

後來何慧嬌就搬家了，離開那華美的城鎮。用一部分武毅哥留下來的錢，買了海中

孤居的玄晦島上，一幢濱海的獨棟矮房。玄晦島本來就不大，居民更是不到八百人，且除了島中心有派出單位和民生市場外，其他的居民也都散居在起伏的地勢之間，雖然遠離人群，但是水電供給都還是沒問題的。從那天起，她和阿德兩個人就在十來坪大的空間裡，日日夜夜相對著。

「阿德！來！嘴巴張張！」、「要刷牙牙囉！乖！」何慧嬌用清水潤濕刷毛，小心翼翼地往阿德半張的嘴裡鑽動。她的目光全心全意地注視著阿德，但阿德的眼神卻沒有長久的對焦在她身上，他只是眼珠子來回轉呀轉，即使目光停歇下來，終於面對著何慧嬌，阿德的卻好像總是穿透她。又大又圓潤的眼睛裡，何慧嬌只看到自己疲憊的臉，倒映在阿德空洞的瞳孔中。

「好囉！阿德來！」，接著把裝著白開水的漱口杯遞到阿德唇邊。何慧嬌另一手也拿了漱口杯，喝了一大口，把腮幫子撐得鼓鼓的，然後漱了一口。「咕嚕咕嚕呸！」何慧嬌示範性地往水槽啐了一口，盯著嘴裡塞滿水的阿德。「呸！」她又做了一次。

「噗！」一些水柱從阿德的嘴巴裡溢散，從水槽邊緣流下，滴到何慧嬌的腳背上。

「咕。」阿德把嘴裡剩下的水給吞了下去，隨即又噙了好幾聲。何慧嬌拍了拍阿德的背，又拿起掛在一旁的毛巾，擦拭阿德的嘴

角，最後再俯下身子把腳背上的水珠擦了擦。

何慧嬌把阿德拉到餐桌做好，把煮好的花枝香菇粥，用碗公裝了一大碗，然後一小口一小口吹涼著餵阿德吃。「今天吃花枝喔，阿德啊！」何慧嬌抓著空檔說著，「這個白白的小塊小塊的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花枝喔！媽媽去外面捉上來的，自己一個人喔！有沒有厲害啊！好不好吃啊？喜不喜歡啊？啊你要乖我再做給你吃好不好？」何慧嬌說個老半天，卻苦無迴響。阿德嘴巴沒有停消，卻始終沒有多做回應。多年來這間灰撲撲的小屋中，就只有何慧嬌的語句在空氣裡浮沉。阿德平常很乖巧安靜，幾乎只有在想上廁所的時候才會嗯嗯啊啊的，他時常會扳彎著手指玩，左手折右手，右手彎左手，常常看他這樣就能玩好幾個小時。規模大一點的話是把手腕抵著桌巾，在上頭扭個幾圈，讓藍黑色桌面起皺，弄成一團大漩渦似的，再自顧自地皺著鼻子笑成一團。這樣的場景重複撥放了又數個年頭，不管何慧嬌如何緊緊的闔著眼睛，阿德的樣子還是會一幕幕從腦海中浮現。

「罪孽啊。」武毅哥說著。這都是她的責任、義務，跟她的罪過。

何慧嬌回到廚房，坐在高凳上，拿著破了好幾個網的抹布，來來回回擦拭著大鐵碗，若有所思的擦著，或無念無想的擦著。

過好一陣子才振作起來，掃掃地，洗洗廁所。當她掠過鏡子前，總會在那停下腳步，注視著她的臉孔——曾經光澤的頭髮，曾幾何時已黯淡粗糙、斑白了顏色；乾癟的雙頰早已不見往昔的澎潤彤紅；額面、眼角的皺紋，是數年來不變的艱苦日子堆積而成的忿忿不平，她伸手觸碰那些歲月與記憶的刻痕，才驚覺早已深刻到無法撫平。對比床頭櫃上她和武毅哥的結婚沙龍照，上頭垂到腰際的烏黑秀髮、水汪汪的眸子、清新幸福的笑顏，陌生的難堪。何慧嬌總是會靜靜的想，想那些日子，這些日子，還有以後的那些可以預見的、無盡的日子。

阿德從當年特別嬌小的孩子，到現在年屆四十，早已長的何慧嬌高出了半個頭了。連外貌上也變成完全也是個長滿鬍鬚的大叔，一如往昔的是，每天都躺在家裡的搖椅上聽著廣播，搖椅晃啊晃、晃啊晃；腦袋瓜子也跟著晃呀晃、晃呀晃。

何慧嬌潛到了水下十公尺的海床，崎嶇的岩塊錯落形成海洋生物各自為鎮的碉堡。她平時就是在些地方採集海膽、寄貝或簾蜆，再走個一小時的路程拿到鎮上兜售，或直接換取其他生活所需的物資。有時候她還會拿著鎬子敲翻著岩壁，以把狹長石縫中的軟體動物逼出來再一網打盡。然而今天她要做的事情比往常都更加簡單——把麻布袋丟在這裡。她不斷在海床上來回游移，緊握麻

布袋的手微顫，最後在一群盆狀的岩區停了下來。何慧嬌把笨重的布袋放到盆型的中心，海草密植的地方，然後把繩子的一端圍住一側較突出的岩體一圈，穩穩地打了一個死結。麻布袋就這樣安寧的躺在那兒。

那天早上是何慧嬌為了她的眼睛回診了。她很討厭醫院，那裡就是一個刑場，把命運加諸在別人的身上。但她深邃的雙眸早就隨著年紀而漸漸被被白內障弄得混濁，現在的她，一隻眼睛僅能感受到光線，另一隻眼睛緊緊眯起的話，勉勉強強湊合出一小塊模糊的視野，讓她能夠維持她和孩子的起居。不過真正到醫院的時候就像三十多年前一樣，一切都太遲了。

「李何慧嬌女士，這次一樣會開一個青光眼藥水給你，但我上次有跟你講過了，白內障的部分目前照你的情況已經錯過黃金治療期，現在就算手術做下去，大概視力也沒辦法恢復了，手術後也很難保證會不會視力再退化下去。不過我還是有安排你下禮拜三同一時間來做手術。手術還是做，不然等下去真的就會完全失明了一條路了。」

「謝謝醫師、謝謝……謝謝……」何慧嬌默默重複著。

醫師不知道的是，其實她的人生本來就從某個瞬間陷入一種不曾預期的黑暗裡。她早就覺得一切自己經歷了三十多年沒人能治癒的黑，面對她曾經熟悉的海的蔚藍，也少

了那份曾經的悸動。就連家的輪廓，也在多年以前就因日復一日累積的淚水模糊起來。

「這個同意書你帶回去給家人簽，啊開刀的時候還有一些事項會再提醒你。您家裡有人可以照顧嗎？」

「罪孽啊。」腦海中這詞語又擺盪了起來，好像海鷗成群力啄她的頭，使她裡裡外外都覺得疼痛，尖銳的痛楚與高眼壓的脹感都不斷戕害她的神經。在痛楚之中，有一個念頭閃過，僅僅一瞬間，比腦中的一切都還清晰而尖銳。

「醫師，我最近都睡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眼睛不舒服，可以順便開安眠藥給我嗎？」何慧嬌接過同意書，嘴巴卻無關緊要的突然說道。

「這個嘛……年紀大通常都比較睡不好啦！好啦！這次先開給你，之後再看看！」

不知道花了多久回到家，何慧嬌掠過客廳裡坐在搖椅上的阿德直奔廚房。住了很多年的房子，穿梭起來其實還是難不倒她，準備洗米煮飯。她打開爐灶旁的米缸，裡面只剩不到五分之一了，於是何慧嬌把廚房底的麻布袋給拖出來，把裡頭剩下的十五斤米慢慢地全部裝到米缸中，然後把空空如也的麻布袋擱在米缸旁邊。

她轉過頭打開水龍頭準備放一盆水洗米，同時再打開冰箱拿出一包吻仔魚，打算煮個雞蛋吻仔魚粥，這是這周的第三次了—

—不用拿刀子切、不用看食物有沒有煮熟，把食材一一丟下去蓋上鍋蓋，跑去洗衣服、打掃房間，再回來後回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把家事打點好後，何慧嬌把鍋子的蓋子掀開，一陣白煙直衝到她的臉上，她卻連眼睛都不闔一下。她把煮好的整鍋粥放下在飯桌上，順便伸手抓了桌上的藥包袋，把藥倒了出來。

「眼藥水是一瓶這個，三餐飯後點，然後安眠藥這個使蒂諾斯是膠囊，幫你吧外盒打開了，睡前吃一次，啊不要超過兩顆，啊這個使蒂諾斯吃完之後，要趕快去睡覺喔。」還記得稍早藥師對她說。

使蒂諾斯，她一聽就覺得很喜歡這個名字，聽上去很有洋氣，有種華麗大都市的感覺，讓她想起三十多年前，滿懷對大城市的種種嚮往的自己，還有武毅哥在身邊的自己。

一整排的使蒂諾斯膠囊全都被打開了，粉末在桌上堆積成一座小丘。何慧嬌把嘴巴張著靠在桌邊，一手拿了根湯匙，舀了一點點藥粉進嘴裡。吞下去的那一刻，苦澀的化學味從舌根重新爬上來，佔據整個口腔和鼻腔。

接下來她把一個碗公擺在面前，再把另一整排的使蒂諾斯的藥錠一顆顆打開倒進去。何慧嬌把鍋裡的粥盛到留有藥粉的碗

裡，再用吃藥的湯匙開始不斷攪拌。兩行淚無聲息地滑落。「阿德，乖，吃飯囉。」她說著，雙手捧著熱騰騰的吻仔魚粥，開始往那座搖椅的方向慢慢地前進。

麻布袋與何慧嬌隨著光的離去漸漸的被黑暗吞噬，彷彿要從這個世界裡被徹底抹去。

阿德在搖椅上安靜的躺著，何慧嬌儘管看不清，但他知道阿德睡著了，他可是她的兒子。那一瞬間，在一片模糊的輪廓與光暈中，阿德確實就是一個王子，靜靜地坐在屬於他的王座上，靜靜的沉思。

何慧嬌鬆開一路緊抓麻布袋的手，覺得身體變得好輕、好輕。那是她這些日子裡沒有體會過的感覺——十分生疏又很熟悉，像是一隻歷經豢養後的某一天，意外重獲自由的海鳥，在垂垂老矣之際突然發現自己只剩下短暫光陰的翱翔。也像是她突然變成一隻無限透明的水母，儘管努力撲騰，但總是只能無力地隨波，且脆弱得彷彿下一秒就要融化在深海裡。她就這樣一路漂浮向上，海波依然順著涼流，把她的身體微微帶向西南方，也就是遠離岸邊的方向，但她也不用力踢腳，就失去目標得讓大海主宰著空洞的軀體。

不知道又過了多久，一片暗黑的海水裡隱約開始擾動，幾秒後衝破了浪淘的障蔽，一道道漣漪在海面暈染開來，朝漆黑的周圍

汨汨沁出。何慧嬌深吐一口氣，把肺腔中的殘存空氣從乾癟的身軀榨取出來，口哨聲般的脆響從沉寂的墨黑裡流淌開來。這是海女出水時特有的 Sumbisori，是在漫長的屏息後重獲呼吸自由的喘息。曾有人說那聲音聽起來像海鷗的獨鳴，既明朗又帶著一絲淒涼苦悶。

「義務、責任、罪過。」一些單詞從空蕩蕩的腦中突起，如她皺紋滿佈的頸子上冒出的青筋。

何慧嬌踩著水，把蛙鏡取下，揉了揉眼睛，用力的眨了眨眼，確保沒有任何一滴淚水留在眼眶中——她哪裡有哭的資格呢？

蒼穹一下已是一片漆黑籠頂，在這短短的幾分鐘，原來天空已從橙橙霞色徹底轉暗，像一顆金桔失控的壞癩，居中的她，正是內部的蛀蟲，是一切崩壞的中心。她往岸上的方向瞅起眼睛，原先佇立在灰黑的矮房在黑幕中早就看不清了，但她確信，那間如今空蕩著的屋子，她再也回不去了。

何慧嬌把身子一仰，仰躺在一片黯淡的海水中，呈現一個做夢的姿勢。

得獎作品：Sumbisori

評審賞析：

本篇選材獨特，以海女與自閉症的小孩為故事主角。從海女年輕、懷抱夢想的生命寫起，經過結婚、生子，開始面對生命的困頓。夢想逐一幻滅，疾病的殘酷更加深海女悲慘的人生境遇。故事流暢動人，情節轉折十分自然，人物塑造也很立體。作者細寫主角海女的堅強、無奈、愛與負荷，在「人生實難」的現實下，本文筆觸充滿情感與關懷，頗能動人。